靖康要錄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靖康要錄

(一)

撰人不詳

本館據十萬卷樓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靖康要錄

刻靖康要錄敍

靖康要錄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舊本題曰孝慈淵聖皇帝要錄。四庫全書本題曰靖康要錄。與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合。書錄解題曰。靖康要錄五卷。不著撰人名氏。自欽廟潛邸迄靖康元年十二月事。文獻通考同。文淵閣書目亦著于錄。注曰二册。愚謂書名孝慈淵聖皇帝要錄。直齋、貴與、皆宋人。不應改題靖康之目。且陳所見本訖元年十二月事。今本記事記言至二年五月一日高宗即位止。多寡懸殊。起訖迥別。非一本也。四庫全書提要云。考書錄解題載欽宗實錄四十卷。乾道元年修撰洪邁等進。此必實錄既成之後。好事者撮其大綱以成。故以要錄名。案歷代實錄題名。皆全載謚法廟號。今以舊本題名證之。其爲實錄節本無疑。提要所言。誠定論也。文淵閣書目字字號。別載宋朝要錄四十册。註曰缺。恐當時每朝實錄。皆有節本。今僅存靖康一朝耳。宋時當有刊本。近古藏家惟傳抄帙。是本凡遇聖旨聖慈御札等字。皆提行。桓字構字。皆注御名。當從宋本錄出。惜展轉傳抄。譌奪幾不可讀。因取所藏三本互相讐校。又證以徐夢莘北盟會編、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陳均九朝編年備要、李熹十朝綱要、無名氏宋史全文、趙忠定諸臣奏議諸書。增補凡數百字。改正凡數千字。付之梓人。明知其誤而無可校正者仍之。別爲校勘記附于後。書中事迹多可補宋史之缺。王維儉撰宋史記。柯維騏撰宋史新編。皆未見其書。後有改修宋史者。其將有取于斯乎。

光緒十二年歲在柔兆閹茂霜月既死覇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兵備道加四級歸安陸心源撰

靖康要錄卷第一

孝慈淵聖皇帝御名道君太上皇帝長子。母曰惠恭皇后王氏。以元符三年四月十二日生於宮中。五月賜名。壹。授檢校太尉山南東道節度使韓國公。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遷開府儀同三司。與德軍節度使。進封京兆郡王。

崇甯元年二月。改賜名焰。八月。又改賜今名。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荷天眷祐。景命有僕。承家之慶。是生多男。年近幼學。未親師友。因嚴以教。宜及其時。京兆郡王御名。高密郡王楷。可於來春擇日出就外學。其輔導講讀之官。宜以端亮鯁直有文學政事人充選。以稱朕意。記室、翊善可如王友例。令王答拜。于是以祕書監蔡崇爲翊善。左司員外郎沈錫爲侍講。國子司業汪澥爲記室。安德軍節度留後知入內內侍省楊震提舉管勾本位。大觀二年正月。遷司空。武昌軍節度。進封定王。八月。以國子祭酒汪澥爲翊善。起居郎翟汝文爲侍講。起居舍人俞棨爲記室。俞棨遷。以起居郎石公弼代之。會惠恭皇后崩。至政和元年二月。始詔太史擇日。以三月己丑出就資善堂聽講讀。以光祿少卿李詩爲翊善。辟雍司業耿南仲爲侍講。司門員外郎鄭修爲記室。甲寅。詔宰臣執政官許就資善堂見定王御名。嘉王楷。王迎揖于門。升堂就坐。王西向。宰臣執政官東向。送亦如之。

二年九月。侍講鄭居中因奏事講筵。乞講讀官至資善堂見二王。許之。四月。鄭修卒。以左司員外郎張叔

夜爲記室叔夜罷以符寶郎陳鍔代之

三年正月改官制授少保

四年二月甲戌行冠禮于文德殿或云福寧殿先是御製冠議降議禮局載五禮新儀之首至是始舉行焉

三月辛卯詔曰若昔明王誕受厥命建立儲貳以係天下之心朕嗣無疆大歷荷天之休誕育元良是居冢嫡長子御名年逮志學冠于治朝百辟具瞻主器之長永惟宗廟之重父子之恩考循舊章正位東宮明兩作離爲國大本可以來春出閤立爲皇太子其建宮室設官屬與儀物制度宜令有司討論典禮前期辦具以開邦家之慶與四海共之　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慶會上壽押百僚班又詔皇太子謁廟時許逐室行禮

五年二月乙巳制曰若昔先王必建儲貳以隆萬世之統以係四海之心朕撫世承平念國大本遹追來孝垂裕後昆永唯承宗之艱莫如主器之長咨爾萬邦之有衆聽予一人之告猷皇長子少保武昌軍節度使定王孝友得于天資溫良成于日就出學外傅率履無違既冠阼階其儀可象方景命有僕介壽考之萬年而明兩作離兆本支之百世蔽自朕志格于天心孚吉大廷用申錫類夫慎乃德惟忠惟孝欽汝止惟幾惟康用克相于我家以對揚于休命可立爲皇太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丁未出閤詔改其閤爲府甲寅有司備法駕儀仗列于大慶殿文武百官各服朝服立班于庭執事官入就位皇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御殿皇太子冠遠遊冠衣朱明衣執桓圭以入受册于庭以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鼬撰册文册文闕或云劉正夫撰書如是則禮儀使亦當用執政宣和殿學士蔡攸書册殿中監高伸書寶禮畢太師魯國公蔡京率百官稱賀訖又詣東宮賀皇太子如故事以戶部尚書劉燁翰林學士承旨强淵明爲賓客中書舍人蔡靖陳邦光並爲詹事祕書監李詩爲顯謨閣待制左庶子兼侍讀宗正少卿耿南仲爲徽猷閣待制右庶子兼侍講祕書少監蘇桓改名燁爲左諭德太常少卿葛次仲爲右諭德國子司業曾楙殿中侍御史華寔並爲舍人知入內內侍省楊震董懿提舉左右春坊事內侍容機黎景年全淵張彥卿周珣王若沖王珂管勾左右春坊事劉淵爲家令皇甫僅爲承受丁巳備法駕謁太廟奏免乘金輅及用鹵簿止依常儀乘馬至太廟易朝服行禮又奏乞免官僚稱臣並從之戊午奏臣竊覩自昔東宮建司設局張官置吏往往竊有所擬無所不備考其執事實無毫末顯是慕爲虛名徒費廩食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臣立身之始敢不念茲伏望聖慈詳察應東宮官吏不必具備諸司庶局頗令兼攝至于閑徒冗卒舊例有者亦可蠲除務從儉約如此則不惟臣少安私分仍得清心省事專精問學仰副君父教育之意又奏臣昨就資善堂聽讀尋常須候邇英經筵已開方取旨定日恭惟聖學高妙羣臣莫及躬御經筵但欲遵承祖宗故事非待儒臣講說修輔聖明如臣之愚正當力學不可曠日豈應擬視經筵兼臣問安視饍之外過還府第綽有餘暇況不同往日深在禁嚴出入不敢自使今欲乞聖慈許令每日不拘早晚但稍有閒隙卽請學官赴廳講讀所貴爲學日益有以副聖慈撫眷之

意。

九月乙酉。詔皇太子遇天寧節。赴垂拱殿上壽。于親王前別爲一班。家令劉淵龍以梁平代之。

六年四月。以禮部尚書白時中、刑部尚書慕容彥逢爲賓客。吏部侍郎劉煥、給事中方會爲詹事。太常少卿賈安宅爲舍人。內符寶郎馮楊爲家令。

六月乙亥。詔納故少傅恩平郡王朱伯材女孺人朱氏爲妃。令所司備禮册命。是月癸未親迎。癸丑。詔自今車駕行幸。皇太子免起居從駕。

七年十月。生子。爲嫡皇孫。封秩比皇子。以起居郎李彌大、起居舍人趙野爲舍人。彌大、野辭。以太常少卿柯崈爲右文殿修撰。國子司業魏憲直龍圖閣專其事。

八月。劉煥、方會罷。以左庶子李詩、右庶子耿南仲爲詹事。宣和九年。以祕書少監曾楙、祕書監王易簡爲舍人。曾楙，以國子司業程振代之。至七年。李詩卒。以禮部侍郎王易簡爲顯謨閣直學士充詹事兼侍讀。上聰明仁孝。好學而喜文。自以地偏而望崇。每懷兢畏。講讀之暇。唯以綦器貯魚而觀之。他事一不關懷。人莫能測也。

宣和七年十二月。皇太子除開封牧。　二十日。差內使梁邦彥、黃僅押賜皇太子碾玉龍束帶一條。不許辭免。

二十二日。閤分大內娘子用小轎十餘乘。入東宮府議事。二十三日。申時後入內。內侍官黃僅傳聖旨押

皇太子入殿內。續有快行親從官十餘人。攜上馬入殿。至夜不出。至五更。太上皇帝徑出殿。住龍德宮。寧德皇后出住擷景園。改充寧德宮。是日。皇太子登寶位。

先是太上皇帝御玉華閣。先詔宰執及給事中吳敏等。日晡。內禪之議已決。擢吳敏爲門下侍郎。草傳位詔。召百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是夕。命皇太子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少蘇。翌日又固辭。不從。及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大赦天下。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庚申。皇帝卽位。壬戌。制曰。我國家創業守成。紹二百年之祚。運宅中圖。大奠三萬里之幅員。施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纘承之重。懼及春氷。載惟臨馭之艱。凜深朽索。矧今邊陲未靜。師旅方興。肆推曠蕩之恩。用慰邇遐之望。可大赦天下。應常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制以皇太子妃朱氏可立爲皇后。

癸亥。詔越王、燕王賜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詔梁方平將兵七千守濬州。何灌將兵二萬守河津。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

丙寅詔。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道君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令禮官討論典禮。

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丁卯。皇帝御明堂青陽左个。以歲運播告天下。又詔班月朔受百官朝賀。退詣龍德宮。朝賀太上皇帝。百官班門外。宰相執政進見。

御札。朕光膺眷佑。寅奉燕詒。載惟菲薄之資。獲撫盈成之運。宵衣圖慝。旰食靡遑。發政施仁。懷日靖四方

之志。經文緯武。圖永康兆民之功。式紀初元。是新美號。庶格神靈之助。遂臻華夏之和。茂謹王春。豈特遵魯史踰年之義。遹寧國步。蓋將紹周人過歷之期。自宣和八年正月一日改爲靖康元年。布告多方。咸體朕意。

詔曰。朕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若古有訓。朕甚慕焉。內顧眇躬。獲保大器。未燭治道。若臨深淵。思聞讜言。以輔不逮。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惟骨鯁是求。惟藥石是用。毋或回隱。溺于導諛。咨爾忠良。竚聞正論。至於逆耳而利行。朕當舍己以從人。雖有過差。必無罪讅。朕言必信。衆聽無疑。自今中外臣僚以至民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在京于合屬處投進。在外于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至意。

臣僚上言。應諸軍坐倉指揮。更不施行。從之。

二日聖旨。恭奉道君玉音。比以憂勤感疾。禱于太清。旋日康復。方晏處琳館。靡有萬機之繁。可以躬伸報謝。今春就貞元節前。擇日詣亳州太清宮燒香。朕祇奉睿訓。敢不欽承。其令有司前期戒具。供頓儲億。毋或不虔。　御史中丞陸德先除職。與郡。徽猷閣待制何㮚除御史中丞。　國子祭酒謝克家、起居舍人唐重並除左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王雲除給事中。　侍御史鄭滋除中書舍人。國子司業孫覿除侍御史。任諒知京兆府。替盛章赴闕。

三日詔曰。朕以金國渝盟。藥師叛命。侵軼邊鄙。刼掠吏民。雖在纘承之初。敢忘付託之重。事非獲已。師實

有名。已戒六師。躬行天討。將士銳于敵愾。夢卜肇于襲祥。庶寧邦國之虞。克紹祖宗之烈。應親征合行事件。令有司並依眞宗皇帝幸澶淵故事。疾速檢舉施行。

聖旨。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澤。朕每問安視膳。親聞至訓。而臣下之務爲誕謾蒙蔽。四方利病。不即以聞。比者發自睿旨。親布德音。凡擾民害物之事。一切除去。百姓伏讀。流涕嘆息。自今仰官司悉意奉行。敢有苟簡滅裂。懷奸挾情。以沮格詔旨者。並重行憲典。

聖旨。詔命之出。以信四方。倘朝令夕改。人用不孚。自今令三省詳議施行。不得輕有改易。使人心生疑惑。凡詔勅有不經三省者。官司不許施行。違者並科違制之罪。

聖旨。方今軍興。應內外官司局所。除留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應副道君太上皇帝外。其餘一切。依熙豐法。合罷者並罷。錢物並歸左藏庫造納。三省樞密院條具以聞。由是凡一百五處皆罷之。

聖旨。召募武學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戰功。及曾經戰陣及經邊任大小使臣。及諸色有膽勇敢戰之人。

聖旨。祖宗典訓具存。綱紀修明。四方孚信。朕初嗣大統。當與執政大臣共遵成憲。自今除授黜陟及恩赦等事。並須參酌故實。進呈取旨施行。

吳敏除知樞密院事。唐恪除吏部尚書。李梲除同知樞密院事。

聖旨。從官不才者。並取旨罷在外從官填闕。

宋喚除徽猷閣待制。添差發運使。

王時雍除戶部侍郎。

盧益除知東平府。

蔡翛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鎮江府。

聖旨。朱勔放歸田里。王黼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李彥賜死。王黼、李

產並籍沒家產。

門下侍郎吳敏除親征行營副使。許便宜行事。

兵部侍郎李綱、顯謨閣直學士聶山除親征行營使司參謀官。團結兵馬于殿前司。太保領樞密院事蔡攸除恭謝行宮使。尚書右丞宇文粹中除恭謝行宮副使。廣陽郡王童貫除東京留守。奏報斡離不兵距河。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衂。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賊遂渡河。是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通津門東下。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而行。侍從百官。往往潛遁。

四日聖旨。今來團結軍兵。禦捍賊馬。如立到功効。並當不用常制。倍加酬賞。兵部侍郎李綱除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同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副留守。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下。聞宰相執政欲奉鑾輿狩襄鄧。遇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語之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公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無例。綱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曰。諾。即具奏。得旨引對。因奏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行之。宗社危矣。且太上皇帝以宗社傳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嘿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在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敝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綱曰。卿可同蔡懋、良弼往觀。朕于此俟。卿遂詣新城東壁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懋對

亦以城濠淺狹不可守。綱曰。城壁且高。樓櫓誠未備也。然不必樓櫓亦可守。濠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皆嘿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齊軍馬。揚聲出戰。團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將者。綱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綱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缺。趙野對曰。尚書右丞缺。時宇文粹中從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幷笏。上進膳訖。再召對于福寧殿。去留之計未決也。宰執又以去計勸。上詔綱留守。以李梲副之。綱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房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猶龍脫于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于事。宗社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下豈可留此。上色變。降榻曰。卿等毋留。朕將親往陝西。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綱固請。會燕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上意稍定。即取紙書可罔二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因顧綱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不管少有疎虞。綱皇恐受命。與李梲同出治事。是夕宿于尚書省。宰執宿于內東門。中宮國公之行已遠。是夕未還。中夜。上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

聖旨。聶山充留守司隨軍計度轉運使。

五日聖旨。白時中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是日。道路紛紛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寓太常寺。宰相至祥曦殿。則禁衞皆已擐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樸被皆將升車。李綱厲聲謂禁衞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禁衞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綱因拉殿帥王宗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衞。且虜騎已逼。彼知乘輿去不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始命撤行。綱謁宰執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示。禁衞皆拜伏呼萬歲。上復御宣德門見將士。宰執百官。將士班樸前起居。上臨欄杆久之。復降輦勞問將士。令大臣撰數十語。敍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諾。于是固守之議始決。

聖旨。右丞李綱充親征行營使。侍衞親軍步軍副指揮使曹曚充親征行營副使。置司于大晟府。辟參謀官書寫機宜。勾當公事。管勾文字。准備差使。統制統領准備差使百餘人。選差三省吏部戶房人吏數十人。賜銀絹錢一萬貫疋兩。文臣自朝請大夫以下。武臣自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告宣帖三千餘道。一切許以便宜從事。

聖旨。六尚局並依祖宗法。

七日制曰。門下軌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勛。遜五品而鎭四夷。尤賴秉鈞之大。亟頒廷號。登冠台符。

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李邦彥俊德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蚤冠掄魁旋持從橐嘉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寖亞冢司之重粵自定策彌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勢風塵有警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而慮無遺算謝安之矯情鎮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敵臨機何憂突厥國威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貌之嚴以示倚畀之厚惟時所望非朕取私於戲杜如晦長于斷謀坐翊隆平之運姚元崇善于應變永扶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不績可特授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

制曰股肱之起元首庸聞帝舜之歌舟楫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雋望式贊鴻圖在考慎以惟精顧登庸之敢後誕揚字號明告治廷通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張邦昌識敏而器安才全而學博潔于行己保禮儀廉恥之四維端以立朝茂正直剛柔之三德粵登膴仕亟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憂民心之未定允資厥難尤賴協恭是用擢陞揆亞之崇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于鳳沼俾亮采于龍墀併衍爰田申加眞食庸昭異數益示殊私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當慕于謝安鎮服邇遐守正宜師于裴度欽承予訓益懋乃恭可特授正奉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渙號用亶眞僚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性稟中和心存豈弟蚤通經術藹貢薛于韋之聲晚被眷知居蕭

曹丙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謀經略之時。排難戎庭。懦弱訖成于無斷。投間眞館。保全實賴于有容。賜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惓春宮之舊賓。時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于祕殿。俾佚任于殊廷。拓衍原田。陪敦圭賦。於戲。叅朱邸之佐。嘗克盡于忠規。追赤松之遊。尙永綏于壽福。祇應異數。益體至恩。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　聖旨。令從官舉文武臣僚堪充將帥幷有胆勇者以聞。是日。金人斡離不軍至城下。屯孳生監。差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大金軍前計議使。康州防禦使高世則副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預焉。修敵樓。掛氈席。安砲坐。設弩床。運磚石。施燎炬。垂欄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四壁各有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司。諸門皆有中貴大小使臣分地以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中軍。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倉有粟豆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不可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七日。治戰守之具。粗畢。而賊馬至城下。

八日　聖旨。趙野除門下侍郎。

王孝迪除中書侍郎。

蔡懋除左丞。

唐恪除同知樞密院事。

吳玕莫儆權直學士院。

金人攻西水門。以火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行營使司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于城下。火船至。卽以長鈎捍禦。搭就岸。投石碎之。又于中流安頓叉木及連蔡京家假山石壘門道間。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方定。金人攻城北。武秦軍節度河東河北路置制使兼副統制何灌死之。虜使吳孝先來。詔遣李梲、鄭望之、高世則同詣斡離不軍。

九日。傳報賊攻封邱、酸棗門一帶甚急。詔行營使李綱往督將士捍禦。綱慮城上兵卒不足用。卽乞禁衞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上遣御藥盧瑞同行傳旨。時所乞兵至門。賊方渡濠。以雲梯攻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近者以手砲檑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近者以床子弩坐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桄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墜者甚衆。又募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燔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是日賊攻陳橋、封邱、衞州等門。而酸棗門尤急。矢集城上如蝟毛。士卒亦有中傷者。皆厚賞之。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酒銀椀綵絹等以賞將士。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知有備。不可攻。乃退。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黑矣。

虜使蕭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幷給事中李鄴來獻玉帶玉琖刀名馬各一。

聖旨。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許翰除給事中。

十日聖旨。大金所需犒軍等物數浩瀚。朝廷雖竭力應副。如供祀宗廟器皿。亦不敢吝。至於親王內外百

官之家。已行告諭。盡數供助。尙恐未能供數。忠義之民。理宜體國。將私家所有願助國用者。限日下于戶部。尙書聶山等處送納。朕當與汝等共享安泰。令開封府多出榜告諭。

聖旨。大金國重兵攻打京城。欲盡行殺戮。般取財物。朝廷以生靈爲念。遣使議和。只要金銀犒設。人馬方肯退回。朝廷將一應官司庫務見在幷文武臣僚之家金銀應副外。尙未數數。今來事不獲已。理須權宜措置。庶免吾民肝腦塗地。可應在京士庶之家。將見在金銀。權行借用。限日下于左藏庫送納。如有隱漏藏匿。並當籍沒家財。仍許人告。以所藏之物給半充賞。如納數多。當議量度于文武官內安排。與理選限。不礙正法。理爲官戶。注授優便差遣。

勅門下。朕以寡昧。履承至尊。任大而守重。碩德弗類。不能仰當天意。屬鄰人寇。割地尋盟。遽傳多壘于四郊。豈特蹙國之百里。征求財賄。虔劉邊陲。朕甚恧焉。延問公卿。側席而坐。夙夜祇畏。不遑康寧。思弭艱虞。宜從貶損。自今月十一日。避正殿。減常膳。冀上天助順。萬國効忠。交扶不拔之基。永底不平之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御筆蕃衍宅諸王府所有金銀絹帛並只今交付朝廷。以大金所要。如違。並從軍法。

是日。斡離不移軍牟駝岡。乃城外西北隅地也。岡勢隱然如沙磧。三面阻水。前枕霧澤。陂即孳生監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宣和中。郭藥師來。太上皇命打毬于此。知其可立營柵。故虜至徑趨其所。實藥師導之。虜使欲得親王大臣爲質。皇弟康王請行。詔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同往軍前議事。蔡懋元都大提舉京城西壁守禦使。從李綱所乞也。

上御崇政殿引入使對出斡離不之書進呈道所以舉師犯中國之意大抵指陳道君之失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軍前議所以和者詔李梲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是日梲至金人軍中斡離不者南向坐梲望之等北面再拜斡離不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上故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須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梲等達朝廷梲唯唯而已是日康王出使軍前

十一日中書省劄子應中山太原河間府幷屬縣及以北州軍已于誓書中議定使令交割與金國若有州府不肯聽從仰將所賜州府令歸金國詔書指揮守臣正月十日奉聖旨降詔

十二日差李鄴高世則充金人送伴使

聖旨令張道濟于內事之家共取銀五百萬兩金一百萬兩仍差何臬周文懿開封府拘收童貫蔡京諸位仰差唐重謝克家李擢師驥于蔡京童貫何執中鄭紳高俅王憲彭端劉宗元等家幷其餘戚里應所有金銀並行直取日下于元豐庫送納若敢狥情隱庇或轉爲藏隱許諸色人告給半充賞隱藏之人並行軍法聖旨開封府尹王革爲政慘酷搆造語言可落職在外提舉華州雲臺觀日下出門本處居住王鼎落職許隨侍　梁師成朋輔王黼衆議不容可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華州安置差使臣日下押出門本處交割御筆將趙元奴李師師王仲端及曾祇應娼優之家幷袁陶武震史彥蔣翊郭老娘逐人家財

籍沒。幷內侍省官、道官、樂官曾經特賜金銀許繫金帶人。及楊戩、張補、姜堯臣、李宗寶、張師寶、李宗振、宋暉、董庠金銀。並仰聶山、何奠周懿文、李光只令直取。

臣僚上言。竊見戎寇猖獗。侍從官義當體國。乃者營私謀己。圖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綴空然。衆目駭視。訪聞禮部尚書衞仲達素與趙良嗣狎昵無間。今者忽稱病乞假。遂移家以行。工部尚書張勤身爲八座。乃求淮南幹當公事而去。按仲達勤皆憸佞不才。平日叨竊寵祿。當急難之際。傾搖人心。唱爲避賊之計。理不可容。奉聖旨。衞仲達、張勤特除名勒停。令開封府差人勾捉前來。

符寶郎李光除右司諫。

十四日聖旨。三省樞密院。號令所出。體統之嚴。靡容僭差。昔在神祖。釐正官制。事不以小大。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施行。樞密爲本兵之府。朕嗣承大統。惟懷永圖。始與府臣共遵成憲。自今除中書省畫旨。門下省審覆。尚書省奉行。樞密專兵政外。一遵元豐官制。毋或侵紊。

十五日。太上道君皇帝渡楊子江。至鎮江府。

聖旨。應有官無官諸色人。曾經賜金帶。並自陳納官。

顯謨閣直學士聶山試戶部尚書。

十六日。門下。朕祇膺駿命。嗣守慶基。立愛而始于家。用廣儀型之化。受社而施于子。載圖夷輔之助。眷賢胄之夙成。考彝章而申錫。涓辰期吉。渙號其孚。皇子高州防禦使諶。莊重而溫良。愿恭而美秀。氣稟乾坤

之粹。岐嶷得于自然。質凝金玉之英。聰文敏而寢茂。克謹承顏之範。甫臨就傅之年。茲太上皇之嫡孫。實予一人之長嗣。已膺禦侮之寄。未疏立社之封。寵典有稽。僉言來諗。是用胙以隰川之樂國。將于雲水之要藩。貝胄朱纓。總中軍之徒御。玄袞赤舄。視亞保之威儀。亟陞王爵之崇。申衍戶租之富。以明天屬。以厚人倫。嗚呼。聖人何加于孝乎。朕則身先于垂訓。天下無生而貴者。爾其寵至而聿修。祇服恩榮。永綏壽祉。可特授檢校少保昭慶軍節度使大寧郡王。

十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擢奏。乞依近降指揮士庶納金銀數多者。先授以官。非特示民以信。亦可激勸來者。奉聖旨依奏。由是百姓王宜王革以下。推恩有差。

戶部尚書聒山兼領開封。

借工部侍郎鄭望之特授戶部侍郎。

聖旨。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失詞。妄許金人金幣。並罷。

十八日聖旨。鈔旁定帖錢並罷。依祖宗法。諸路贍學戶絕田產。合歸提舉常平司。諸州郡見行錢。可並罷。

聖旨。應批降處分。雖係御筆付出者。並依祖宗法。作聖旨行下。常切遵守。

聖旨。廉訪使者。能其定馬。承受公事。依祖宗法。

孟鉞上章薦范宗尹、朱夢說。聖旨依奏。並詔赴闕。是日。統制官馬忠以西京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衆。于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自京城以南民始奠居。

十九日。兵部尚書路允迪除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差奉使河東。

二十日。專領收簇大金國犒軍金銀所面奉聖旨。大金國兵馬圍京城。其勢甚急。朝廷爲宗社生靈。遣使和議。須藉金銀幣帛。以結盟好。金國要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今來所斂金銀。上自宗廟宮禁乘輿服飾之物。盡行剗刷。止得金三十餘萬兩。銀一千二百餘萬兩。尋津置前去。大金爲見其數未定。復遣使臣諭意。難爲退軍。兼恐兵衆犒賞不均。必致怨怒。卻來攻城。男子盡殺。婦人驅虜。屋宇焚燒。金銀錢物。竭底將去。今來計無所出。遂將前後黃榜並行拘收。別出榜文。訓諭朝廷迫切之意。仰自今月二十一日爲頭。應執政侍從官宗室外戚將在家所有金銀。盡數赴逐庫送納外。其餘士庶諸色人並仰於兩日內。藉所有金銀。立便送官。如有藏匿寄附送納不盡之數。限滿。並許諸色人告。論列于法。許相容隱之人。亦許陳告。並以所告之數三分之一充賞。告者金萬兩。銀十萬兩。除告賞外。仍與成忠郎。金一千兩。銀一萬兩。除賞外。與承信郎。如知鄰知情不告。告而不盡。並與同罪。籍沒家財。誣告不實。以其罪罪之。今來所降指揮事出急切。若因金銀不足。和議不成。遂致家族不保。雖有財寶。何所用之。仰士庶體認朝廷憂民憂國之意。疾速前來送納。俟事定日。等第推恩。如敢違者。並行編配。所有金銀稅道免納。州南赴左藏庫。州北赴元豐庫。州東茶場。州西榷貨務交受。

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李綱上奏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度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節制。上降御筆曰。師道老而知兵。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曚

可也。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東河北京畿宣撫使。以姚平仲爲宣撫使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使司。又擾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師所統者。左右中軍而已。

二十二日聖旨。今後金國稱呼。只以大金爲稱。合用國字者。依自來體例施行。更不得以金國爲稱。

二十三日聖旨。借到士庶金銀。令拘收籍沒王黼、李彥等房廊住宅田土及戶絕田產給還。願空名官告補度牒紫衣師號者聽。

二十五日。直秘閣折彥質落致仕。除直龍圖閣。充宣撫司參謀官。日下供職。

開封府奏。本府捉事使臣韓膺等狀。蒙差體究王黼所在。契勘王黼二十四日至雍邱縣城南二十里永豐鄉輔固村爲盜所殺。取到首級申報。

二十六日。宰執等裒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又送以服御犀玉腰帶珍珠寶器珍禽香茶錦綺酒果之類。幷以祖宗以來寶藏珠玉等准折、復索之于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于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以收簇犒設大金軍兵所爲名。揭長榜于通衢。立限俾悉輸之官。限滿不輸者斬。許奴婢及親屬諸色人告。以其半賞之。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爲之一空。

二十七日。勤王之師大集。西兵將帥日至。又聞金人虜掠城北。屠戮如故。而城外皇妃皇子帝姬墳墓殯殮發掘殆盡。李綱奏上曰。金人之兵。張大其勢。然得其實數。不過三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

精兵不過三萬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矣。于是始有用兵之謀。

二十八日。檢會開封尹王革言。兵曹掾孫恭。士曹掾張衮。並擅棄官守。出城逃竄。奉聖旨。並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恭送桂州。衮送昭州編管。令差人勾捉管押前去。

泗州奏。承發運使盧宗元行下司牒。奉道君太上皇帝聖旨。應淮南兩浙軍等處傳報發入京遞角。並令截住。不得放行。聽候指揮。又于正月十四日。承恭謝行宮使司劄子。奉道君聖旨。杭越兩將將兵。江東路將兵。及逐州不係將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團結起發。聽候指揮使喚。先具兵帳申奏。仍劄子鎮江府揚泗州照會。如已差發過人數。並截留具奏。臣等看詳本州先于正月初七日。准尚書省黃牒。十二月二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道君聖旨。除教門事外。餘並不管。臣等今來所承發運使幷行宮使司兩次指揮。係是軍期。要切利害。未審合與不合。依禀施行。奉聖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揮。

戶部尚書聶山。除延康殿學士。淮浙荊湖制置發運使。祕書省校書郎余應求奏。臣聞春秋之義。大正始克正其始。始或不正。後將若何。陛下嗣位之初。彊虜入寇。雖日事守禦。未暇施爲。所尤當正始。以示天下。曾未踰月。其失有七。若積日累月。萬幾之微。所失可勝言耶。雖曰宰輔非才。朝廷之過。亦陛下之失也。臣請陳之。陛下踐祚之次日。太上帝后之典册未舉。而宣制先立中宮。議者謂陛下緩于父母之禮。而篤于夫婦之愛。若宰執而請。是導諛也。若陛下意而不能達明。是縱欲也。二者無一可。此失一也。太學書生上書。陳六臣之奸。陛下不能以義斷恩。卽賜施行。遂使羣奸隨太上東去。今召之不敢來。責之不卽罪。可不

爲深憂乎此二失也虜人入寇長驅而南有大河之險以爲守禦梁方平何灌各將兵數萬不爲夾河固守之計無故退師使虜馳騎直抵城闕陛下驚憂忍垢屈己而與之和二人之罪大矣稽之軍法在所不赦何灌雖褫官自効而梁方平偃然自如略不施行賞罰功罪如此何以使人必用命乎此三失也人主以論相爲職得其人則天下治失其人則天下亂今日所以召亂至此者論相非也陛下中興尤宜愼此初龍白時中繼聞翰林草制搢紳屬望賢相而宣制之日輿議沸騰咸謂李邦彥之空疎張邦昌之庸謬在上皇時備位政府累年曾無一言規正裨補今日之事預有罪焉往事已如此又烏能補陛下惟新之政乎若王孝迪蔡懋李梲路允迪之進用士論尤嗤鄙之搢紳士大夫豈無英傑而必用次選哉此四失也諫官之職所以輔導人主其任甚重近者至使諫官家至戶到搜索金銀使之既非矣而諫官亦受而不辭市井之人指而笑之或曰强虜在郊事出迫切然君之使臣雖艱難倉卒尤不可以廢禮此五失也梁師成時若思皆往時奸諛之甚者罪當誅斥近聞內侍官道觀金銀皆使二人總之又聞臣僚所上書疏尙仍昔弊送文字庫外議咸謂陛下復加信任臣固知其不然而流言藉藉小人因得以濟其奸不可不慮此六失也近日又宜皇子封郡王之制夫以陛下元子禮所宜先而艱危之時宗社未保城門閉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稍候數日寇退而後命之豈曰後時哉此七失也陛下頃在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今事之失中者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之過然宰輔非才不能輔導已如此而諫臣又噤默不以聞臣竊惜之臣又聞古之聖主不貴于無過而貴于改過不患于有失而患于不聞其失故書稱成湯之改過

詩美仲山甫之補闕而子路聞過則喜聖人與之君子知過而能改小人則文過而飾非故也茲事既往言之無及誠望陛下考愼其相擇賢而命之兢兢業業日甚一日後有過舉不吝改之以成日新之德則聖人之道優矣臣草茅一介輒觸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其狂愚而採擇之幸甚

二十九日聖旨高衞日下催促沿路綱運發來赴闕宋喚罷發運與在京差遣

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梁師成至八角鎮卒

三十日新除吏部侍郎王富奏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無用特用准備臨時般運矢石而已且令籍定姓名緩急勾呼奉聖旨權令放散

發運司管勾文字王以寧進士任申先沈畧並召赴三省審察

鼈山且依舊管戶部尚書幷開封府職事聖旨訪聞隨從道君殿前宣撫司等人兵往往拖後赴隊不上因而逃亡者甚多可並與放罪依舊歸元軍分收管仍與稿設

御筆遣內侍李中正差往東南尋宣宇文虛中

靖康要錄卷第二

二月一日。皇帝御明堂頒朔。

詔聶山充發運使。措置軍興糧草。應江淮荆浙福建諸路軍政兵器。並令措置以聞。或有差撥。並聽聶山節制。敢有稽違。盡行軍法。

二日。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步騎萬人刼金人寨。不克而奔。

三日。李綱罷尚書右丞。親征行營司。种師道罷宣撫使。并廢罷親征行營使司。

發運使聶山。添差領開封尹。依舊戶部尚書。

四日。虜人求上母弟爲質。乃以駙馬都尉曹晟使其軍。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虜酋名。改晟曰寔。兵部員外郎臧琪、職方員外郎秦檜充割地使。

五日。手詔。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旨撫諭。若更有乘時恃衆。亂行殿打內侍。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便令退散。如後去之人。當行軍法。

御批。李綱依舊右丞。提舉京城西壁。應舊行營兵馬。孟鉞上言。臣近乞召用朱夢說、范宗尹事。已蒙俞允。天下幸甚。臣便懷迫切之誠。望賜采納。臣聞太常少卿李綱。推孤忠自許之誠。首決天下之大事。蒙陛下處以股肱之任。雖愚憧無知之人。亦皆鼓舞欣抃。況忠直有識之士哉。今日忽聞李綱緣用兵少挫。已蒙

加罪。以常情論之。固當如此。以大事論之。則臣別有愚見。夫李綱起自孤寒。奮不顧身。施膏鍼藥石之論。當披堅執銳之敵。可謂忠孝之極。人所難能也。然一人之才。安能盡十萬人所長。諸葛亮管蕭之亞匹也。猶有治戎爲長奇謀爲短之說。然劉備不以奇謀爲短而不用也。惟在人君因所長而任之耳。陛下若謂李綱短于用兵。令罷行營使則已。若更奪右丞之職。民心定不安也。非特民心不安。又恐天下知李綱緣忠正大用。以微罪重責。使賢良之士。畏懼而不敢言。壅遏之弊。自此始矣。臣竊爲陛下痛惜之。伏乞始終保全。令依舊裁決大事。專意進退人才。庶少裨陛下重光之明。仍候朱夢說、范宗尹到闕。亦行大用。取進止。聖旨依奏。

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臣聞任賢勿貳。去讒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姤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陛下聰明英睿。獨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而在廷之臣。勇奮不顧其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姤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于卿監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又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惑。莫知所以。此必邦彥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嫉若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決大策用兵。偶然有小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于綱。然

一勝一負。兵家常勢。小挫亦豈足以爲辱。況示怯示强。奇謀祕計。豈可遽以此傾任賢之事。臣等竊聞邦彥、時中夜勸陛下他幸。茲豈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已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只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唱之。百官有司羣趨而和之。遂令京師一城。闃然蜩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惴惴。不能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百姓生靈。已遭荼毒。但聞陛下將有棄宗廟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志。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以手加額。仰嘆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竊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此事不可輕舉。而王安中力贊王黼以遂其事。邦彥非不與聞此謀。而略不加可否于其間。其寔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菲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邊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乃當此國家危急之際。尙敢偃蹇自若。將祿固位。坐妨賢路。而復忌嫉賢能。害國家大計。蓋邦彥首倡請和之議。又請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追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社稷存亡。特未可知。若謂虜人眞願請和。則既和之後。何故尙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犬羊之性。急則垂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支吾。聞陛下信任李綱。

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駭動。至于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計中。又墮虜計中矣。聞朝廷又欲增與驢馬等物。無乃借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尙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念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寔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鎭。寔河朔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鎭。是棄河北。若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更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之者。蓋以此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若棄太原。則長安重城千里。日在其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嘗有割地之請。當時朝廷皆屈己增幣以塞其欲。至于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棄也。今陛下卽政之始。邦彥等便欲棄祖宗境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耶。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是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未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廟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于北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係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抒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于必勝。想邦彥日在陛下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危迫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遭遇不次拔擢。邦彥

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以助邦彥。而在臺諫者。亦多邦彥等黨。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見累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覿除侍御史。臣等在學備見此事。衆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臺諫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綱可謂孤立無助。臣等竊謂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邦彥等自爲身謀。不以腹心事上。恐陛下亦成孤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綱于國家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及百官爭占舟船。或結木栰爲大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又不聞有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忼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至。宰相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陛下當此方深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綱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黨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掀開邊隙。以致今日之禍。今又引兵數十萬以事雲中之役。幾于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加罪乎。若以虜人申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謗之故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今日宗廟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急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者。昔魏文侯令樂羊將兵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任臣之功也。唐憲宗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

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兵常勝。則古今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强弱。措置如何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于是左右不能用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曰。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難也。韓愈誦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于此。惜其勿克有終也。臣等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必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寘諸左右。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帥。道使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力協心。助陛下大有爲于天下者矣。臣等學校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而邦彥亦昧平生。所以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者。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社稷存亡。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然。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信。試御樓呼召耆老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道路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去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愼。臣等布衣之賤。論及宰相。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資政殿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事。王球奉使幹離不軍。先是正月七日。何灌奏。金人已到城北。朝廷且遣使人出來勞軍。恐有商量。于是鄭望之借工部侍郎充奉使大金軍前計議使。高世則充副使。令縋城而下。見庸使吳孝民云。皇子郎君到趙州路上。截得今上皇帝卽位赦書。以手加額云。旣是上皇禪位。無可得爭卻與他講和休。皇子郎君。謂幹離不也。又云。如今南來。只似買賣也。望之問買賣之說如何。孝

民云要割大河爲界更要犒軍金帛望之云如此卽非買賣卻是强取也遂引孝民入城八日孝民朝見陞殿跪奏今來議和皇子郎君要一大臣過去李綱前曰臣請行時朝廷已委綱御營守禦勢難輕行遂差同知樞密院事李梲與望之往使謂上曰若虜人及割地使勿許歲幣增及三五百萬不妨論及犒軍金銀可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梲押賜金一萬兩及酒果賜斡離不出城時日已昏黑有金人騎兵三兩人不知是使人射箭相及從者一人死之餘兩人亦傷夜至孛生監見斡離不斡離不但訴國家違盟如受歸朝官及賜平州張瑴殺金賊之詔事見謀夏錄如此三五事都不及和議梲云有皇帝賜到金一萬兩及酒果乃令吳孝民交割是夜宿孛生監蕭三寶奴耶律忠張愿恭三人來云皇子郎君至中路使意回只訝南朝不遣使人來賀望之云朝廷已遣給事中李鄴去不知甚處逢大金人馬更不得消息三寶奴云李給事知是上皇遣來皇子郎君道不知他今上意旨如何望之云主上卽位十餘日上皇南幸朝廷倉卒未及遣使而人馬已及城下三寶奴云皇子郎君自入界不見遣使來駐腳不定到此聞今來和議無慮不了但南朝多失信須要一親王往大金爲質北朝以人馬到處爲界今已到汴京皇子郎君只要以河爲界望之云南朝得北朝地把守不得北朝得南朝地亦恐難守不若多增歲幣卻可商量三寶奴云說得極是但許多人馬到來不成教空歸去大金人馬不似南朝健兒逐月有請受望之云若是講和朝廷須犒勞不知有多少軍三寶奴云河東國相二十萬皇子郎君三十萬如今講和便遣人去止河東軍此事朝廷遲疑早了便宜望之云昨日面得處分若說及犒軍可許銀三五百萬兩此數亦不易出

也。三寶奴云。金人去家有六七千里。動經一二年。須得逐人得兩錠銀。一錠金。方得。望之云。太師開得許大口。又要以河爲界。好難商量。九日。虜使韓宣徽云。皇子郎君遣人去打城也。望之云。既是講和。何言打城。韓笑云。且要耀兵。遂見斡離不笑云。打城人適以已勾回矣。又云。講和事自此遣人去朝廷理會。于是三寶奴、耶律忠、王汭受斡離不書一封。又一幅不封。與望之同入城。不封一幅乃是所須金銀表段數目。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匹。表段一百萬疋。一更後到殿門。又見所進書。方知要割三鎮及親王一員。候回日送到河。要宰臣一員同往交割界地。十日與使人會殿門幕次。奉聖旨。令少宰張邦昌往軍前議事。俄頃。又令中貴引皇弟康王傳宣云。康王請行。梲云。大金恐南朝失信。故要親王送到河。別無他。康王正色云。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李鄴自磁州路上遇金人同至城下。是日。斡離不令隨使人還城中。見呂頤浩等數人皆還。十四日。邦昌從康王出城赴軍前。李鄴、高世則賫和議書送伴蕭三寶奴等同去。二十七日。宣召梲與望之對寧福殿上。曰。國家無許多金銀。禁中卻賸有珠玉等。卿等可過去商量。以此准折。遂往評議。斡離不許之。二月十日。望之同李梲賫珠玉犀角象牙出城。須臾耶律忠來相見云。皇子郎君令來交割訖。梲上馬入城。是夜姚平仲劫寨。斡離不請康王及張邦昌相見。帳前劄本朝旗幟數百面。及俘虜到將校數十人。再三詰責邦昌。邦昌云。必不是朝廷如此。恐是四方勤王之師。各奮忠義。自相結集。故來劫寨。斡離不云。待道是賊來。怎生有許多。相公滿心只可道朝廷不知也。五日。朝廷遣宇文虛中到軍前。虛中與望之相見。共道皇子郎君有再和之意。劫寨事只做朝廷不知。六日。王汭隨虛

中入城報聘汭云王子郎君道劫寨不干鄭侍郎事教他入城初种師道以三鎮不可棄城下不可戰在朝廷則堅守和議之約候姚古來兵勢益盛同共商量軍中自遣使人往謂三鎮國家邊面所係決不可割若割三鎮則我等將帥用兵無已時據三鎮賦入所得增作歲幣無幾和好久遠如此遣使三兩轉勢須逗留半月重兵密邇彼不敢遠去計虜孽生監粮草漸竭勢須北還俟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眞定中山二鎮必不肯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大臣急于邀功以爲迂闊遂用姚平仲平仲古之養子也嘗從童貫平方臘回京師誇大殺獲魔賊之多大臣信其說意謂以殺金人如殺魔賊故敗繼而虛中往來和議遂定

六日手詔朕以不德獲奉宗廟即政累日大金擁兵遂抵京城于四方賢才未暇遠有號召也永惟國家大政事已詔三省樞密院盡遵復祖宗法而近世名臣未有褒錄何以示朕意司馬光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並不施行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聖旨比年以來京城拘收折毀民居甚衆至民無所安居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予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聖旨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簽書樞密院

聖旨士庶伏闕上書本出忠義已行撫定訪聞奸人乘時尙敢聚散作鬧或劫掠財物毆打平人令開封府三衙只今前去巡警彈壓如遇有此等人斬訖聞奏如彈壓無功當議黜責

德安府進士張炳、太學生雷觀上書論事可嘉。並與同進士出身。除祕書正字。既而無闕。除太學博士。

范致虛召赴闕。　許翰除翰林學士。

七日手詔。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奸蠹國。悉皆東下。前往江浙。在京如梁師成、譚稹、李彥已行遠竄。所存百餘員。皆小官疎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制寄資恩數等。一遵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倡率衆擅行誅戮。刼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幷三衙分頭彈壓。捕爲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蹈極刑。尚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朕意。

蔡懋除資政殿學士。知北京。日下前去。

徐處仁除中書侍郎。候替人到赴闕。

中書舍人席益除徽猷閣待制。知河中府。

吳衍除翰林學士。日下供職。

聖旨。近緣奸人糾唱百姓。妄稱內臣謀叛。今子細推究。並無寔迹。顯是潛行誣執。意在攘奪作過。雖已節次捕獲斬戮。慮尚結集人衆。恐京城遼遠。未暇遍知。令廣行告諭。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佐郎沈晦。借給事中使幹離不初。金人請以越王代康王爲質。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

八日。訪聞輔郡兵馬副統制王蕃。置司本在畿內。今卻領兵南去襄陽府。又移文州郡。稱金賊圍閉京城。

口江東西、湖南北、福建、廣南、陝西等路兵三十萬。唐州置司處交割。卽今用兵見在北方及京師戒嚴之時。不委王蕃因何南渡漢江。去京城八百餘里。不知蕃意所在。又蕃止絕州縣。不得將錢物入京。並令于置司處交割。領軍衞護官屬日馳百五十里。故敢狂悖妄作。阻兵自營。寔無勤王之意。奉聖旨。王蕃責授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所有見領兵馬。令所在州軍拘狀責命令吏部差使臣前去尋覓。

何㮚　翰林學士。　許翰除御史中丞。

唐重　試中書舍人。　楊時除諫議大夫。

梅執禮除徽猷閣待制。知鎭江府。

毛友知杭州。並疾速之任。

翁彥國依舊發運使。高衞副使。

方孟卿、判官盧宗元、陸寘並罷。聶山除發運司指揮不行。　九日。差宇文虛中、王球再往大金軍前奉使。仍就差迎康王。又差王時雍、高世則館伴大金朝辭人使。

十日。康王歸。上喜甚。賜予良渥。寵以太傅之命。王居金人軍中幾月。姚平仲刼寨之夕。恬無所驚。及歸。都人大喜。爭出觀之。

金人旣得三鎭之詔。及肅王爲質。卽不俟金帛數足。遣使告辭。上賜宴于軍中。

制曰。凡賞無常。雖小臣而必錄。因心則友。矧介弟之敢忘。疇其顯庸。錫以蕃祉。涓辰之吉。揚命于廷。皇弟

太保遂安慶源軍節度使康王御名德宇清深風度凝遠出神明之胄閱義理以居多依日月之光安譽處而無斁比戎騎之侵軼至郊圻之驛騷毅然請行奮不圖己有此奇節顧烈士而或難壓以至誠雖強敵而可感幸退師而底績遂擁旆以言歸是用躋帝傅之榮班分州牧之重寄申威雙鉞進退兩藩以勵羣倫以愷至愛嗚呼原隰裒矣既見急難之情福祿娩之宜共安平之樂往膺光寵益介酬庸可特進太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桂州牧鄭州牧依舊康王

詔罷明堂頒朔布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與告和使借右文殿脩撰宋彥通參議官借工部侍郎滕茂寔管伴金人王介儒、劉思等使粘罕軍

是日金人退師

十一日馮澥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赴闕

十二日遣王球使河南大金軍前迎接肅王

手詔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靡敢遑寧比者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寔勞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煽爲變內作不靖震驚朕師謗訾大臣殿擊內侍白晝剽掠乃敢公肆凶殘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朕甚悼焉播告汝等朕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奸人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爾居以營宴遊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其有奸宄不悛敢復犯法紊亂我

綱紀。當重寘刑戮。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朕言。罷殿中監符寶郎。
聖旨樞密院在祖宗時。參用勛舊武臣。朝廷修整兵備。宜擇得軍心武人爲簽書同知。庶幾緩急可倚仗。三衙軍政之本。祖宗規模宏遠。今悉廢弛。宜擇有威望邊將用之。以揚厲軍旅　種師道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仰承
聖議。獲紹大統。適邊堠之懈弛。致郊畿之驛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遂以時而退師。載惟千里幅員。罹屠掠之苦。四方遐遠。多調發之勤。兵屯嬰守扞之勞。編戶傷括輸之急。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民。乃使重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濊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拯治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所以撫綏之術。保疆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
太宰李邦彥奏乞致仕。手詔李邦彥任政府屢年。累形憂國憂民之誠。以至懇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一一施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勿靖。詖唱流言。又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憤。寔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十三日。尚書右丞李綱知樞密院事。
聖旨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並罷。

陝西漕臣吳與祖、京西劉民瞻、淮南龔端、兩浙李弼孺、江東曾注並罷。

十四日。賜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第一區。尋詔非祖宗舊法。所降指揮。更不施行。當自政府始。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之志。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渙號。起復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毓德惇大。秉心曠夷。以高文談藻于禁林。以偉望奮庸于政路。遂參夢卜。進任台衡。不叙羣才。以大明于國是。力裁衆弊。曾不顧于身謀。迨予纘紹之初。載嘉翊戴之職。登之冢宰。倚以遠猷。方四郊多壘之虞。惟一日萬幾之曠。雖稍問于綏定。念正賴于枚寧。忽覽奏封。力祈謝事。諭言屢瀆。章卻復來。惟陳誼之甚高。遂貪賢而莫獲。加班崇于祕殿。行使組于殊庭。併衍戶租。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既朕心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履。用懋至懷。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一宮使。依前起復特進。

制曰。朕祇膺聖訓。獲紹丕基。遵例揚功。仰憲祖宗之舊。圖事揆策。旁咨弼亮之賢。爰得異才。俾登宰路。告爾朝列。咸聽朕言。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吳敏氣和而志剛。才通而識遂。澡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義不回。德全仁者之勇。盍儀禁橐。遂贊政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爲悅。定禁中之策。寔靖我家。連堂上之奇。遂固吾圉。逮鈞衡之虛次。謂公議以咸歸。是用升次輔之聯。兼以列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躐進文階。併錫寵光。用昭眷禮。嗚呼。慨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刑則本末失倫。語才用則上下交困。易于出令。而宣布者多還。輕于用人。而欺誕者得肆。廢仗節以狥義。咸僥利以成風。國勢頹靡而不張。軍律汰玩而無紀。非至公

無以破黨與。非持重無以鎮奸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虛己而傾竚。往欽成命。以究永圖。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簽書樞密院事耿南仲除尚書左丞。同知樞密院事李棁除尚書右丞。李綱言。伏奉聖恩。除知樞密院事。聞命不知所措。竊以鴻樞之長。專統兵機。宜得魁奇英偉之人。以居其任。臣本書生。進由岸序。雖常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初荷上皇識拔。執筆螭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奔走。爭具舟楫。無敢言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疏指陳。冀得直前論奏。當路擠排。流落七載。上皇憐而收之。使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吏弛備。金人盜據全燕。肆其兇焰。來犯王略。太上皇帝厭萬幾之繁。欲授聖子。意未有發。臣與少宰吳敏協建大策。贊成內禪。歲首上皇南幸淮浙。廷臣亦有勸陛下爲避賊之計者。臣躬述利害。回鑾興之行。爲固守之策。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擢用。自庶僚不五日而預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愛勤。深恐勛績不効。以負陛下知人之明。故簡閱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戢奸以安衆。間道移檄河北諸鎮。豫爲隄防。忘食不寢。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既集。欲因利乘便。連營逼虜使之進不敢攻。退無所掠。勢窮食竭。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策慮已定。而姚平仲引衆遽出。幾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于宣撫。不關白于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猶不知之。在徽臣寔無所預。是夜四鼓。陛下聞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伏枕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荊館。親督將士。列布衝要。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軍捍拒賊馬。射殺金賊

甚衆。是夜臣陳兵扞禦宿城下。明晨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馬。士氣百倍欲戰。然臣是晚求對不可已而賜罷。恐懼自省。莫測其原。仰賴陛下至仁至聖。灼見愚款。寔無他腸。特賜宸翰。許之保全。慮其空乏。加錫兼金。未逾三宿。亟垂召見。俾還舊物。盡付京城四壁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陛下天地父母。覆幬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泪交集。德隆命輕。捐軀曷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彈壓。臣躬稟睿旨。卽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竊惟和議既成。金賊擁重貲。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臣誠私心痛之。既乖臣本志。兼總兵政。豈其所宜。且祖宗舊法。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統其衆。兵衆隸于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既統行營之兵。又制樞廷之令。改于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胡初退。四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未有所處。須于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盡付制置使姚平仲、种師道。以團結保甲還州縣。使各安其業。內外人心既已救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今雖未敢亟去。而冠樞廷。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所有告命。未敢祗受。奉御寶批。降詔不允。日下供職。

知樞密院事李綱奏。諸路勤王之師。民兵等官。並與轉一官。其民兵到本處。令優與犒設。從之。

十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奏。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事爲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本朝。皆論政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悉著令甲。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己。遂變祖宗成憲。使人君無

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寔亡害治尤甚今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方陛下降寬廣問猶下采于芻蕘況臣等輩忝備臺屬使望清光効愚忠仰裨全政萬一不勝幸甚伏望睿旨本臺今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奉聖旨依祖宗法

新除少宰吳敏奏臣伏見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且仍留种師道宣撫聚衆既多遂聲言欲殿擊宰執至撾碎登聞鼓擅殺內侍十數人賴陛下聖明卽刻撫定臣待罪樞府不能彈壓以靖國人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之禍臣罪甚大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乏使之時不敢自拘司敗臣卽時宣奉睿旨令李綱种師道三衙開封以軍法彈壓今首尾數日元惡就誅徒黨黥配罔有佚罰朝廷刑威稍伸于國人矣李邦彥累乞致仕陛下已降旨從所請抑臣有區區之見願爲陛下陳之者高歡在魏見衞士聚黨焚領軍張彝宅朝廷畏其亂不敢治退遂散家財結死士卒成伯業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雄窺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器況天子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已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寇皆邦彥之力洎受命上皇授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腹心勤勞寔多又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爲人畏愼太過緩于事幾而國人不堪圍閉之苦取金帛質親王之辱至能李綱示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有此變邦彥之始末如此異時奸惡如王黼未嘗得此于國人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陛下下臣章曉諭國人因使四方知前日爲亂之黨已就誅責而邦彥之爲人稍自白于天下然後加恩禮起邦彥惟陛下聖斷奉聖旨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國子司業黃哲等奏以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作鬧見今待罪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爲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十六日聖旨內侍特旨令轉出或致仕者並與換官已轉出者改正仍今後內侍並轉至武功大夫止餘令條具聞奏

十七日探報虜人渡河北去

臣僚上言審取舍以辨是非行賞罰以明好惡明主之先務也竊見蔡京于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嗜進躁妄之徒方且倚以爲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爲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抉其奸狀于未著之前詳言極論明若著龜至于今日无一不効故京尤忌畏之比一時言事官得禍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羈窮終以廢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爲之流涕伏望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爲忠義之勸奉聖旨故承事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贈右諫議大夫仍與一子恩澤

制以同知樞密院事京畿宣撫使种師道爲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充中太一宮使

少宰吳敏等表以四月十三日爲乾龍節詔所請宜允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義軍皆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之一空及金人

入寇。孝純以義軍五萬人守石嶺關。先叛從金人至是諸郡往往殺戮。或逐出之而在平陽者破城叛去。攻陷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攻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以种師道爲河東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爲制置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總兵援中山河間諸郡。

十八日聖旨。李邦彥受命上皇輔翊朕躬。應恩數等。並依白時中例施行。

少宰吳敏辭所遷官。奉聖旨可通議大夫就職。

十九日聖旨。催督王球過河前去大金軍前迎請肅王。以初約至河卽回故也。

聖旨。可選用老成忠厚之人。爲太學官。訓教諸生。使自知恥自好。庶不倡導紊亂朝政。詔以右諫議大夫楊時兼國子祭酒。初种師道爲宣撫使。李綱爲親征行營使。姚平仲謀刼寨數日。行路皆知之。虜先爲備。二月一日出師。以爲功在頃刻矣。御營使司屬官方會封邱門草露布。忽馳報失利。上震驚。于是罷綱解其職。俾待命浴室院。師道亦罷宣撫。以右丞蔡懋代之。復議講和。命守城卒戢弓弛砲。無得輒傷虜人。初五日。太學生陳東率數百人伏宣德門下上書。乞留師道與綱。已而集軍民數萬人。相謂曰。非見李右丞、种宣撫復用。毋得歸。會百官退朝。自東華門出。至闕前。衆指宰相李邦彥數其罪。嫚罵。至前提其髮復毆之。邦彥疾驅以免。頃開封府事聶山舉鞭揖東等曰。諸公如此。可謂忠義矣。邏者以聞。上命閤門索所上書。頃之。中人傳旨云。諸生所上書。朕已親覽。備悉忠義。當便施行。其中有欲散者。衆闋然曰。安知非僞耶。須見李右丞、种宣撫復

用而退。于是知樞密院吳敏傳宣曰。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使金賊稍退。卽令復職。猶不退。時日已旰矣。百姓乃輿登聞鼓置東華門外。撾而壞之。山呼動地。樞密耿南仲至。諸生曰。先生前日爲天子傳宣。言無不行。今軍民之意。堅欲復用李右丞、种宣撫。幸先生言之。南仲曰。當便求對。以諸生之意奏上。衆慮南仲詐擁其馬不得歸。南仲亦徑入朝。繼而開封尹王時雍來。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退。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乎以奸佞脅之乎。復欲前殿之。時雍逸去。殿帥王宗濋謂上曰。事已爾。亡可奈何。當詭勉從之。不然且生變。遂遣南仲號于衆曰。已得旨宣李綱矣。百姓數千人詣浴室院迎之。帝益恐。于是相繼而宣者。絡繹不絕。內侍朱拱之先得旨宣諭。繼未到而後發之。使先至。衆取拱之襆而磔之。卽矯制曰。殺內臣者無罪。又取十餘輩殺之。皆裂其屍。碎其骨。共取肝腸揭之竿首。號于衆曰。此逆賊也。綱既對。卽詣行營司。而師道亦歸其宅。士庶知其復用也。遂散。是晚天子下詔曰。士庶伏闕上書。願見李綱、种師道。朕已親覽。深諒爾等忠義。已令綱、師道傳宣撫諭。若更乘時恃衆。亂行殿打。令綱、師道以軍法從事。是夜。復聚衆殺內侍而毀其家者數十人。明日。詔再下。猶不止。初七日。李梲、蔡懋言于上曰。太學生率衆伏闕。意在生變。不可不治。上不之罪也。司業唐重傳以不能約束諸生待罪。詔答以速安本職。先是諸生聞朝廷欲治其罪。不告而去者大半。學官以不告而出。用學規屏之。諸生復閧然乞同屏。乃亟命楊時兼祭酒。召諸生慰勞之。越兩日。復令聶山傳旨撫諭之。先是聶山奏上曰。臣前日聞蔡懋、李梲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學生聞之。莫不憤然。一學盡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梲呼王時雍令根治

諸生幷伏闕百姓。欲寘于法。臣聞不勝皇駭。仰惟陛下以睿知之資。撫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忿。乘隙相聚。殺傷內侍。指罵奸黨。蓋恃陛下仁聖。又能與百姓雪其怨氣。而蔡懋、李棁、王時雍之徒。恨其罵己而右李綱驟欲鋤其根株。又棁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李綱親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兼士民上書。不約而從者千萬人。其言皆平時公論。乃陛下所欲急聞。而奸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敢令開封府快其私忿。臣願陛下作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幾忠義之士。不死于奸臣之手。而忠言讜論。且聞于九重。寔宗廟社稷之幸。

靖康要錄卷第三

胡安國除太常少卿　馮澥除左諫議大夫

臣僚上言伏見近差承議郎劉棐起復知鄧州宣教郎劉粲起復陝西運判者臣竊惟國朝以來凡在職以憂去位之大臣自非宰執去就係天下重輕邊臣用舍係生靈休戚者未嘗奪情釋服俾越禮制號稱從權者也比年以來風俗偷薄仕流奔競交權要以幸進取爲人子者無復鞠育劬勞之念至有母死在苫未暇治喪竟飾竿牘急遣走卒以圖起復如福建提刑俞向者在任丁憂夤緣得請候葬畢日許令起復乃更不復挈喪歸鄉即就任所便營葬地掩其所親如濟州通判毛孝立者孝行凋零以至于此聞者鄙之今陛下新即位德教所加將躋天下于純孝之域如起復之例詎可因而不革況劉棐劉粲鄧州陝右並不係邊廷急切特令寢罷聽其終喪特與除權庶幾自今以往臥苫枕塊之人無復彈冠結綬之與不勝幸甚奉聖旨依奏應州縣官如有似此之人令吏部條具申尚書省

二十日聖旨應文武臣僚曾係朱勔等舉辟及曾受財物妄相求託展轉舉辟者並仰所屬告首限一季如不首說根究冒罣者並追官勒停仍許人告賞錢二千貫

二十三日臣僚上言金人侵犯河北梁方平、何灌、各統精兵控扼河津方平敗衂棄河不守灌望風而遁遂致敵國馮陵畿甸當行軍法其罪惟均今灌以重傷死于牖下而方平未正典刑無所畏憚國威不振

士論惜之。陛下方欲法藝祖以武功定禍亂。統御將帥。使有罪者必誅。當自方平始。奉聖旨依軍法戮于都市。

聖旨。金人侵擾京畿。至良民橫被殺傷。士卒殞身行陣。除內中已開建道場追薦。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幷令在京宮觀僧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嚴潔致祭。

二十五日。范致虛差知京兆府。任諒差知延安府。盧法原除徽猷閣直學士。差知成都府。陳邦光差知潭州。葉夢得差知潁昌府。陸藻差知應天府。范致虛赴闕。陳邦光引對。指揮更不施行。張叔夜差知東平府。

觀文殿大學士白時中差知壽春府。

資政殿學士王孝迪差知盧州。

給事中王雲、侍衞親軍馬軍指揮使曹曚。使幹離不軍。太一宮使种師道除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保靖軍節度使姚古爲制置使。某軍承宣使种師中爲制置副使。領兵赴趙州。

二十六日。侍御史孫覿等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擾陛下總攬之初。坐席未暖。令遣使臣捐棄金幣。以爲和戎之計。中外之憤。痛心疾首。以爲搆怨連禍之人。未卽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蔡京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變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爲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眞曲學之科。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朋黨。交通贄御。竊弄威柄。粥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奸贓狼籍。閨門混

濁父子詬爭。厮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妄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記老奸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奸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與唇齒。恐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既去復用。而京偃然自如。羽翼已成。根株盤互。不可搖動。凶焰益肆。覆出爲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于是敵人乘閒鼓行而南。如入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朝綱。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況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悞國。固不容誅。而搆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藉藉。不平未可以但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公者一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逮童稚。犬吠非主。倘懷糟糠之恩。願京所蒙。何以論報。不圖邊遽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楫。挾輕貲。一夕遁去。君父悁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患難之意。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如此。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關賣國。如馮道輩乎。宰相非其人。果爲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所無不至。而京又善爲奸害。嫁怨飾非。獨使上皇負謗于天下。衆論不容。尤在于此。伏望陛下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一洗上皇晦昧之謗。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進止。

孫覿等上言。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渝之盟。搆三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于黼。此羣心所以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臣。共疏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撫略爲陛下言之。貫出自閹尹。喜爲禍亂。攸憑藉世祿。濟以奸回。平日懷奸迷國。壞法亂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勝誅矣。乃王師之北伐也。貫爲宣撫使。攸實副之。提數十萬之師。挫于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國公。攸遂入總樞廷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款。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詞祈哀。願捐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于廷。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匱竭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當蔡京專政。貫則與造邊隙。（旁引趙良嗣用之于本朝。迨金人結好。攸則招納叛亡。反覆賣國。搆怨結禍。使狄人因以藉口。）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之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己也。公肆誕謾。凡第賞者千百人。貫遂封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又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犯塞。貫實縱之。攸見邊報警急。貫則遁逃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于此。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艫相啣。盡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所共棄。早正典刑。以爲萬世賊臣之戒。

孫覿等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搆成邊患。于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抵京闕。宗社之危。殆若綴旒。陛下赫然震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衆議不厭。以爲首難之人。實始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妄上爲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羣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間道。鬻賣官爵。超躐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京官者。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敍而擢登侍從者。奸贓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帛寶玉。充積如山。私家所藏。多于庫府。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征。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弛。戰傷之士。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而庶人厮卒守舍掃除之隸。冒功奏賞。有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取陝西勁卒。刺爲親兵。號曰勝捷。方征伐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需。奄爲己有。而嚴立軍期。取償于州縣。頭會箕斂。民不堪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己。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亂。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良民。以致首級。于是民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至王爵。在昔勛德所不敢居。本朝故事。亦未嘗有。而兇愎桀

驁長惡不悛。怙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陛下親政之始。大明誅賞。以勸四方。如貫其此六罪。何所逃于覆載之間。伏望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奉聖旨。太師魯國公致仕蔡京。責授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太師廣陽郡王童貫。責授左衞上將軍。追廣陽郡王。除豫國公。致仕池州居住。太保領樞密院蔡攸。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咸服。益彰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何敢已。蔡京親逢聖世。被遇三朝。四任宰衡。殆于二紀。迹其行事。殊咈師瞻。假繼志述事之名。爲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典章。變更幾盡。公私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于要途。陷忠良于黨籍。閹第僭踰于宮省。子孫皆列于禁嚴。交通贊御。而奸弊縱橫。魚奪下民。而忿氣充塞。毒既流于中國。禍終嫁于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聞邊遽。率先聚族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臺諫交章。公論既喧。顧法不宥。尙念弼諧之舊。特優終始之恩。俾長蘭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仍許退休。勉服寬恩。毋忘循省。可責授前件。

制曰。任隆將相。功必在于去邪。位極公王。義莫先于體國。倘幸大用。宜寘嚴科。童貫夙侍宮闈。亟膺重任。付以兵柄。時爲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功無尺寸效。惟事誕謾之術。實乖撫御之宜。缺字家室奄有其金繒。軍須取償于州縣。將士爲之解體。吏民無不興嗟。頃敗累朝不渝之盟。首搆三邊無窮之禍。號復

故地。實守空城。再爲太原之行。又倡雲中之議。師徒暴露。讁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遂震驚于都邑。軫危懼于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予環尹之崇階。俾卽退休。保其終始。體予寬典。毋怠欽承。可特責授前件。

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樞廷。尤賴折衝之略。儻乖成績。宜解兵機。蔡攸擢自貴游。初無學術。早被聖神之眷。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徼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疆。殊乏遠謀。大開邊釁。既不能深盟于舊好。又不仝制勝于萬全。遂以重兵。挫于殘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啟戎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逮金人之深入。閒邊備則莊然勿爲守禦之圖。唯事逃遁之計。搆怨連禍。逞其一己之私。痛心疾首。生此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恩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全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鐫論道之官。畀四品之文階。領眞祠于華地。體予寬典。毋怠欽承。可責授前件。

御史中丞許翰言。伏見保和殿大學士孟昌齡。延康殿學士孟揚。龍圖閣直學士孟揆。父子相繼領水衡職二十年。過惡山積。妄設隄防之功。多張稍椿之數。窮極民力。聚斂金錢。結以爲資。結交權要。內侍王仍爲心腹。奧主超取名位。不知紀極。察其才識。僅齒奴隸。而父親政府。子冠從班。殃民辱國。孰不憤惋。大河橋歲一造舟。京西之民。猶憚其役。而昌齡首建三山之策。回大河之勢。頓取百年浮橋之費。僅爲數歲行路之觀。漂沒生靈。無慮萬計。近輔郡縣。蕭然殘破。所辟官吏。計金敍績。遷官進秩。自爲朝廷。富商大賈。爭注名牒。身不在公。遙分爵賞。每一興役。無數濫賞。省部御史。莫得鉤考。陛下方將澄清朝著。不先誅竄昌

齡父子。無以昭示天下。伏望籍其奸贓。以正典刑。奉聖旨。孟昌齡、孟揚、孟揆並落職。昌齡與在外宮觀放。謝辭。孟揚依舊權都水監。孟揆候措置橋船了日取旨。既而許翰復言。昌齡等父子世濟其奸。根據朝廷。事連宮禁。盜大河之調度。以副私藏。朘生民之脂膏。以易官爵。爲國結怨。俾天降殃。今幸暴其惡。釋勿深誅。尙使領職。則是既得盜跖辱以蒲鞭。而還之東陸也。何足以懲之。昌齡爲銀青光祿大夫。楊與揆亦皆光祿大夫。秩在翰林承旨學士之上。雖云褫職。猶不褫也。陛下亦何愛于一羣醜而不賜施行。奉聖旨。孟昌齡與中奉大夫孟揚、孟揆與中奉大夫徐官並追奪。御史中丞許翰奏言。伏見王師既行。廟算未定。此疑事也。古今蓋未有以疑事成功者。故朝廷之意惑。則將帥之心不一。將卒之志分。則士卒之氣不銳。斷而必行。鬼神避之。此精誠之力也。陛下欲斷今日之議。當究爲和爲戰。卒當如何而已矣。其中小小利鈍。非大計之所係也。昔漢高帝蜀先主皆號聰明神武。爲一代之英雄。考其用兵。敗北無數。然其志氣挫而愈勵。抑而更揚者。大計已定于中。斯其所以爲英雄者也。陛下決和議。則臣欲陛下取太史公史記虞卿傳。覽其反覆。此往古之鑑也。方今若失三鎮二十州之地。則天下之勢已斷。西北無河東。則陝不可守。無河朔。則汴不可都。計不過謀渡江南。臣考永嘉渡江能爲東晉者。乃王導、謝安、荀崧、賀循、顧榮、周玘、甘卓、華軼、王敦、王廙、王舒、王邃、王含、王乂、王恢、王棱、王彬、王允之、王胡之、王羲之、王洽、王濛、王述、王坦之、王恭、王國寶、王珣、王愉、王忱、王謐、王弘、王曇首、王華、王鎮之、王球、王僧達、王儉、王晏、王亮、王瑩、王志、王暕、王規、王泰、王筠、王承、王克、王訓、王固、王褒、王琳、王通、王頍、王冏、王承福、王延秀、王衍、王澄、王敦、王導、謝安之才。或有而不見施用。則東晉制據。猶恐未易爲也。假使能爲東晉。宗廟可復立也。社稷可復建也。盜入陵寢取一坯土。則將若之何。言而至此。可爲流涕。陛下永念方來之艱。則今日雖復驟動天下。猶不得已。何者。擇禍莫若輕也。或者以爲太祖卽位未有江南、荆、蜀、

而卒能混一區宇臣以爲不侔矣太祖生長兵間非若陛下繼體守文建隆將士百戰精銳非若方今將不素養兵不素練也虜在掌握縱而不取使益張大若之何以太祖爲言故凡守和議者以國與人者也陛下欲決戰議則臣之所陳可戰者五已具前奏矣今使虜不釋憾則渡河之師當戰戰則必有遞運之役有應援之兵有屯據之要皆當素治不計小卻但責成功而後將帥志一士卒氣奮三鎮之守有死無二若我將以疑遣師以苟行則精銳已亡何以取勝凡今爲和議者苟取目前之無事則又未可必也臣聞西北之民人人相語曰吾屬與其爲虜則南向作賊死且爲中原鬼使三鎮之衆發憤怨懟人爲寇攘非小變也故姑息目前亦未易得況又方來之患亦未知稅駕歟自古用兵必有異議成王之時周公東征民獻有十夫予翼而已其他罔不及曰艱大哉武與杜預謀取江南大臣賈充等皆力爭之獨一張華贊定大計唐憲宗用武元衡裴度謀討淮西盜殺宰相朝廷震恐請罷裴度以安諸鎮憲宗大怒討蔡益急唐之威令自是復振周世宗初卽位北漢引契丹入寇河東世宗自將禦之宰相馮道固爭不得周之功烈自是遂興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陛下所以疑者度衆人必以姚平仲前日之所敗自持其說近者种師道爲臣言平仲所以不利者劫寨之法不用大兵當少擾之使自踩籍而後可乘又地勢橫入河中渡兵隘橋此利談使出戰不利以兵入寇也臣以是知師道有謀故前日之功失在不用老將而用驍勇不恃謀將而恃詞說非兵不可用也昔石晉開運之變契丹始入敗不窮追近冬復大來遂陷都城國朝景德契丹入寇澶淵之役亦不窮追而虜和親夫開運景德驅逐之策同而成敗之效異者何也開運

之時中國方弱而示之以畏故虜復來景德之間中國正強而受之以和故虜遂定今議者不鑒開運縱敵之患而欲爲景德之寬大則可謂不知時矣陛下何不試使議割地者身任數年虜不復入則臣知議者必將難之夫爲國不保數年而欲定萬世之策必不然矣乞下臣章使有定議取進止三省密院同奉御筆安危之事甚大三省密院議取長策付諸將二十七日鄭望之罷戶部侍郎依前提舉亳州明道宮二十九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朝廷于此擾攘之際不吝恩寵以勸有功用十餘大臣悉擢以不次如路允迪已爲八座矣緩急備用豈敢辭難而猶以樞密寵其行李鄴鄭望之輩皆由下位躐躋法從恢晦奉使官其白身爵賞可謂至厚矣然今日威令未振舊習猶存士多自謀莫肯爲用人皆玩法莫知可畏蓋由刑罰廢也如兵興以王蕃爲京畿輔郡兵馬制置使而蕃乃逃唐鄧間矯令竊權以召四方之兵使金穀不得至京師人臣之罪莫大于此今止于安置黃州而已宇文虛中王雲爲童貫參謀實啟邊患及閫寇至輒先遁歸不即加罪即以虛中爲資政殿大學士京畿宣諭使而虛中不肯就職逃宿亳間此于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重任雲募兵京城已逃香山今猶列從班略不知恥以至擅離職任者自侍從至寺監數十人無奉公守職之義而有幸災捐君之惡臣今未聞竄黜且如蕃等不誅離任者不竄萬一復有緩急而人習知其然又豈有一士之可用一官之守節者哉欲望檢會前後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王雲王蕃罪狀及御史臺奏劾擅離任姓名即賜施行天下幸甚

聖旨工部郎官趙□考功葉宏中主客杜從古刑部柯暘比部胡邃並與外任差遣

唐仲除祕閣修撰

與郡。　李棁提舉南京鴻慶宮。

鄭望之、李鄴、李邦獻、白彥暉、蔡修、蔡術、蔡行、蔡僎、蔡儔、蔡仍、蔡術、蔡術等並與外任宮觀。

聖旨。祖宗政事內太宗時。三司上言。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推場院。課利增羨。當推賞典。太宗曰。一通事舍人遷官。當爲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爲勸。遂薄其賞。祖宗愼惜武爵。筦庫有功之吏。尙未有肯以閤門副使與之。所以爲邊臣之勸者甚厚。朝廷近來輕用爵賞。自蔡京、童貫敗壞祖宗舊制。故干求之人。援以爲例。其原泛濫。遂不可塞。今臣僚之家。給使之人。及諸官司人吏。有爲正使。橫行遙郡者。不可勝計。俾僕卑隸享高爵厚祿。有邊鄙用命之人。終身不能得者。武夫聞之。莫不動心解體。應臣僚及后妃戚里之家。使臣及官司局務人吏。其官並不得過秉義郎。令三省樞密院下吏部。取索限五日供具。以見今官職高下。分爲四等。換授。從義、秉義爲一等。承節、承信爲一等。雖別因功賞轉授。而元係給使人吏者。並依此施行。

臣僚上言。契勘遙郡正任。恩數班著。相去甚遠。凡自遙郡遷正任者。自合從刺史次第轉行。今有自遙郡典落階官而授正任者。便直超轉本等正官。雖承宣使亦便轉行。其皆奸巧希進。務欲躐取。欲乞今後遙郡承宣使。若有功勞。應除正任刺史。庶幾員闕不至猥多。奉聖旨依奏。

三十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李邦彥言。臣以包羞衆怨之危跡。而復蹈人臣不知去就之機。以樸學鮮謀之微生。而取累朝進退大臣之體。故終以罷相留京師爲未安。豈獨人言之可畏。乞檢會前奏。俾

臣持餘服以歸候從吉日在外宮祠臣之死生實係鴻造隕涕投誠甘俟斧鉞奉聖旨依奏聖旨今後侍從官雖非職事特許言事

詔曰朕惟秦晉之邦襟帶華夏習俗忠義物產阜繁昔我祖宗守以德澤愛養兵力蓄藏兵威漢蕃之人咸獲休息後以邊臣生事屢搆干戈俘馘無辜之民焚刈安居之族仇怨交復恩威並傷轉輸支移空竭根本士卒衣糜給與不時迨夏國恭命以講和上皇厭兵而偃武咸望少恢以永太平而訣佞之徒蔽蒙成俗宣撫使勞弊將士歲月相尋應奉官哀斂珍奇錙銖必盡材木蔽河渭而下珠玉滿權幸之家此皆暗奪軍儲侵損漕計極邊缺糴買之本則科配遂及于蕃部道路多攙先之網則衣絹庶積于郵亭泉貨屢更號令失信田疇廢業商旅不通計臣循默而取容將帥熟習而不問養成大患重困吾民致使戰守之兵不免凍餒之苦重以拓地燕壤失信遼人多納叛亡遂搆釁隙痛百年之盟誓翻爲怨讐誘兩界之生靈習成反覆況復朘削軍士之糜養濟歸附之民蠹耗公私布滿郡縣朕初嗣大歷恭聞訓言開諭再三俾從改革但以新政數日之近正當都邑戒嚴之時不免召兵以爲應援中外勞擾滋甚于前夙夜靡遑言發隕涕朕今側身以答天戒屈己以搆隣驩傾府庫自貶損以退城下之兵減膳服躬菲薄以訓羣臣之儉裁省祿秩攘剔弊端倘有利于軍民訞不愛于膚髮考揆紳士庶之論蠲生事貪功之臣罷掊克之吏以安人情增糴賣之本以寬民力惟爾邊帥更思遠圖或戍守有歲月之勞理當優恤及法度非人情所願事可更張悉聽條陳無有回隱念爾忠義奮身之士當朕艱難纘服之時或乘障以扞邊陲或應

詔而赴國難。奔走道路。冒犯兵鋒。否德難堪。痛在朕體。若上天悔禍。敵人降心。尙須協濟之功。庶有康寧之日。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可令陝西河東路帥司監司。逐州軍出榜曉諭。少宰吳敏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三表從之。

三月一日。侍御史孫覿言。伏見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攘取國家爵祿之寵。萃於私門。弟姪子孫。悉從班列。或視近弼。薦紳士民。憤怨歲久。罪惡貫盈。稍已暴白於天下矣。近聞王圂字等三人並已落職。押歸本貫。所有資政殿大學士蔡攸。保和殿大學士蔡行。保和殿學士駙馬都尉蔡鞗。顯謨閣待制蔡仍。直龍圖閣蔡衞。皆自戎寇迫近甸畿之前。擅去朝廷。逃歸東南。有司考覈具見罪狀。幷右文殿修撰王師服。並乞依王圂字等例落職。押歸本貫。其增秩至太中大夫以上者。亦合降充庶官。內蔡鞗乞依祖宗舊法。換授右列。以示典憲之公。慰四方之望。奉聖旨。蔡鞗與換深州防禦使。餘幷落職。與在外宮祠。蔡衞放罷。宗正丞。

二日。御史余應求奏。伏覩御筆施行期限嚴促。稍有稽違。罪大不恭。三省有司。奉行不暇。雖有違戾法憲。前後重覆。不敢執奏。或被旨卽行。不復關三省。事至微末。亦請宸翰。其始因中人領事內中奏陳而爲之。其後士大夫倚中人以進。欲與功利。而於法所不可者。亦爲之。最後宰執大臣。或行事有戾於法。或差除不允僉議。或爲親戚之私謁干請者。亦爲之。由是號令日紊。紀綱日壞矣。夫三省密院。是之謂朝廷。陛下日與之謀議大事。出命之所也。人君擇賢而任之。固當委以庶事。若宰執不才。退之可也。豈有自攬細務。悉

降御筆而可以爲治哉。陛下初政清明。委用宰輔。宜無此弊矣。然臣聞尚有臣僚直達奏陳內中批降施行者。比與前者御筆何異哉。臣以謂凡內外臣僚所陳獻利害措畫事宜。可付三省密院商議進呈取旨而行之。庶幾不戾於法憲。不致於異同。人主大權。不移於下。可以絕近習僥倖之原。政事之大。無先於此。奉聖旨。不經由三省密院者。諸官司不得便行。即時申中書省審奏。候得旨。方許施行。

制曰。庇民尊主。繄賢哲之遠猷。崇德報功。實帝王之先務。昭揭羣倫之不範。遠旌希世之偉人。爰錫恤章。式孚衆聽。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贈太師追封楚國公謚文正范仲淹。清明而直諒。博大而剛方。早以名世之才。出贊寢昌之運。危言驚世。高誼薄乎雲天。直道立朝。勁氣貫乎金石。入議大政。有功斯人。沛膏澤於下民。繄嘉猷之告后。山有伏猛。則蓁藿至於不採。朝知强本。則精神爲之折衝。當下賊之跳梁。總師干而捍禦。料敵制勝。機謀若神。弭變消萌。酋渠褫魄。聲名暴於夷貊。功烈著於鼎彝。故斂衽廟堂。緝熙乎帝載。運籌帷幄。振張乎天威。文武維憲。萬邦風采。相見天下。太山北斗。學士仰其高明。景星鳳凰。人皆快於瞻覩。嘗規皇基億載之業。宜建金城萬雉之謀。功成於元豐。効見於今日。屬纂臨於初政。彌歎想於宏謀。思有褒揚。聳茲遐邇。命圭華衮。已位上公之槐。胙土苴茅。載賜全魏之履。豈特賞嘗賢而臣下勸。庶幾褒有德而萬方懷。英爽如存。寵靈斯享。可特追封魏國公。餘如故。

制曰。大臣本道術以事君。舉明主。比隆於三代。王者揆人心而發政。褒有德。用懷於萬方。緬想一代之宗臣。昔爲天下之大老。嗚乎不可尚矣。民到于今稱之。惟勛德之俱高。顧褒崇之未極。追陼愍册。用慰輿情。

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剛大而惠和清直而寬裕勇於義果於德孟軻名世之才以斯道覺斯人伊尹天民之任早由公望槐翊要途知無不爲言底可績誠開金石節貫松筠逮登揆路之崇允副巖瞻之寄除苛解嬈致治庶幾成康陳善閉邪恥君不及堯舜勛在王室澤潤生民聲聞播於四夷畫像徧於比屋羣心奮義生也榮而死也哀千載聞風頑夫廉而懦夫立究觀圖籍所載是謂社稷之臣屬不績於正經思大明於國是勗獎四朝之舊弼茂揚一世之清流寵陟帝師永標人範昔抗淳雲之志何有華袞之褒庶明欽慕之誠益勵敦龐之俗可特贈太師合得恩數令吏部檢舉申

制曰朕撫有嘉師紹隆聖緒思褒明德之佐以厚風俗之原永惟舊弼之良夙高當世之望肆頒閔寀用協師言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英器博而用閎識周而才敏鈎深探遠有經邦國之文析微研幾有達天人之學早培休運薦揚顯途入告謀猷忠嘉合皐稷之美出宣政事果藝兼由求之能建居丞轄於中臺克振紀綱於庶務嚴瞻益峻輿論攸宗衮繡之歸周公兢效斧斨之缺鹽梅之得傅說終膺夢卜之求慎名器以清仕途抑浮靡而節邦用朝有百揆之序時歌六府之修去織拔茅躬礪公儀之節徹駟減樂人推楊綰之清悵功業之未成不期月而已去金石益堅於晚節風波屢出於危塗天不假於慭遺人遽悲於殄瘁屬惟新於庶政肆加賁於殊勛錫以命圭超陞槐位刻之密印交換泉扃遐想高風尚歆休命可特贈太保餘如故

三日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舊優賢實重公朝之義誕揚明命敷告治廷光祿大夫太宰兼門

下侍郎張邦昌知沉而識精器博而用遠早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獨擅邊書之對王商多質能嚴漢相之威念其行李之勤處以眞祠之逸陞華祕殿庶便於諮詢倍賦爰田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盡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强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歛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不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常謹守於輿圖漢制三十六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與聖統無踰老臣庸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贍爵邑昭示寵光嗚呼多難以興在勉强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無負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翰林院學士何粟守尚書右丞

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梅執禮除翰林學士

陳過庭除御史中丞

僉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

尙書右丞李棁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四日。昨覃恩指揮內文臣中大夫武臣承宣使轉節度使者。並與回授。

臣僚上言。太中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王安中。資性奸回。善自緣飾。任數挾詐。力圖進取。始以小官附會梁師成而進。每懷罔上之心。不顧事君之節。安中以輔臣。當閫外之寄。其任可謂重矣。內則締交王黼。外則求合蔡攸、童貫。論奏者莫非諛說之言。稱頌者莫非祥瑞之事。至於虜情變詐。朝廷所當關防。軍民利病。朝廷所當拊恤。並未嘗有一言及之。洎安中還朝。坐席未暖。戎寇猖獗。長驅而來。使近畿與河朔之民被劫掠者。室廬焚蕩。資財悉空。父子骨肉。肝腦塗地。仰貽陛下宵旰之憂。皆安中等公肆誕謾。助成邊患所致。其罪不在於梁師成、譚稹之下。尙以從官宮祠。未厭公議。伏望明正典刑。奉聖旨。王安中帥燕日久。藥師結搆叛命。並不譏察。懷奸庇惡。迹狀甚明。罪大責輕。言章未已。速將上取旨重行貶竄。奉聖旨。王安中責授朝議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隨州居住。

宋喚除發運使。

莫儔差權直學士院。

王蕃罪大責輕。可瓊州安置。

孫覿妄言太學生伏闕事。可別與差遣。

李光除侍御史。日下供職。

五日。監察御史胡舜陟言。伏見平燕以來。爲宣撫使者童貫、蔡攸、王安中、譚稹是也。共成邊患。幾喪社稷。貫等皆責官。而貫居池。安中居隨。稹居房。獨攸任使居住。臣所未喻。若以攸扈從上皇使使居。不可離行宮。此爲攸計則善。爲上皇計則未善也。攸依上皇。廢格責命。必隨車駕至都。巧謀奸計。復叨恩寵。此臣所謂爲攸計則善也。彼得罪於天下人人皆欲食肉之。使侍上皇。豪睿任如舊。人心愈不平。萬一有小變。上皇寧免驚憂。如邦人欲擊李邦彥之類。臣所謂爲上皇計則未善者此也。攸自知罪惡暴白。公議不容。使朝夕在上皇側。而思爲自全之謀。無所不至。必如封倫在唐。反覆變詐。三宮見賣。使太宗兄弟間。自爲矛盾之議。此尤非國家之福也。陛下孝事上皇。以天下養。人無間言。雖有封倫輩。何所施其喙。要之奸邪可畏。不得不預爲之備。然則今日赫然下詔。令攸某州居住可乎。恐其悲辭乞憐於上皇。而謫居指揮。有時不行。臣愚區區。欲降睿旨。備列前後臣僚論列攸罪狀及封章所言者。悉奏上皇。使聖意曉然。知公義不容如此。留之非徒無益。適足致害。上皇必棄絕之。朝廷謫居之命得以行。則上皇於朝廷。不以私恩撓法。而朝廷之威令。不屈於臣下。不亦善乎。奉聖旨。候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

制以檢校少傅奉國節度高俅扈從上皇。宣勞既久。加檢校太保。進封簡國公。餘依舊。

折彥質除徽猷閣待制。充樞密都承旨。

七日。開封少尹田顯特除直祕閣差充宣諭使司參謀官。門下侍郎趙野充道君太上皇帝行宮奉迎使。蔡攸充副使。皇帝上道君表。臣言。一遠宸顏。再更月律。望雲飛而結想。候日御以言旋。春序向闌。暄和在

後恭惟道君太上皇帝怡神昭曠熙命穆清化洽區中治已超於振古心遊物表道自妙於從霄惟翼衞於百神宜駢臻於萬福恭念時巡之久豈無順動之勞方天地之晏清顧邦基之寧謐夙馳使介冒貢誠忱伏望回鑾馭以安行泝龍舟而利涉致天下而養申微願於晨昏得四海之驩慰羣心於黎庶瞻望行闕臣無任云云謹遣皇弟太保護國武昌軍節度使景王臣杞通議大夫守門下侍郎臣趙野安德軍節度充上清寶籙宮使臣鄭居中上表奉迎以聞

十日聖旨擷景園可改作宮以居太上皇后又詔寧德宮以壽祺殿爲名

臣僚上言追贈司馬光太師實主上初政所先天下幸甚光之子康卒康孤直不幸亦卒光之後再絕復立族子楨爲康之後去年楨亦止有一過房子方七八歲康之妻張氏今八十歲主光祭祀去年赦恩應遺表恩澤未出官身亡者許再推恩光有他孫授遺表恩未出官卒方乞再奏楨而楨不幸絕有指揮十年後者悉該整革楨雖有子亦不得霑預光之後無人食祿已十五年矣伏望以光遺表奏孫之官詗奏見存曾孫使之世祿不絕光姪孫朴見任宣教郎亦乞除授河南府差遣以炤管光家以稱詔書追贈之意奉聖旨其司馬朴差同判西京國子監李邦彥差提舉西京崇福宮

葉夢得差知東平府李回鎮江府王覿平江府曾開潁昌府

十一日發運判官陸寘落職送吏部以不迎上皇駕也

臣僚上言臣近蒙朝廷差往京兆鄜延招集兵馬事畢甫還未獲賜對伏聞太上皇后還闕有日有司涓

日事出迎見陛下孝治之心足以風動四方甚盛德事也然道路之間口語藉藉以陛下欲開宣德門奉太后歸大內同聽事有耳目者無不驚駭自古妃后撓權未有不貽禍外家者載在方册班班可考太上皇后聰明仁聖豈肯爲此必奸邪自營之計陛下欲曲全其私乃陷母后於不義何竊惟國朝以來如明肅之佐仁祖宣仁之佐哲宗皆在幼年之際非陛下今日比也陛下育德東宮累年於茲仁孝恭儉聞於天下即位之始四方萬里同心戴舜當此胡寇侵凌擁兵渡河直造京國方是之時宗社之危甚於累卵陛下獨奮乾綱毅然有躬行天討之志胡寇胆落屈膝請和陛下愛恤生靈神武不殺俯從其請尋盟尋好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中興之主豈如仁祖哲宗幼沖之際而須母后共政乎況太上以神器付元嗣陛下以適長嗣大統天下之際其誰敢私傳不云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陛下當順天之心從民之望躬親聽斷以徇大義欽承太上詔旨奉太上皇后歸寓德宮以盡孝養之道乃所以爲外家之福也萬一太上皇后過聽浮言而欲爲此恐墮奸邪計中奸邪之人衆所深疾請以近事言之前日京城圍閉疑有爲之內應者軍民士庶不勝其憤伏闕獻書十數萬不期而取其所惡食其肉碎其骨膾其肝而後已此豈行其私忿也哉皆爲陛下社稷計也恭惟陛下踐位以來再造王室豐功厚德天人所歸太上皇后義當聽退以稱靜正之德閨外之事不宜預聞書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可不戒哉朝廷公卿百執事之列當以死爭之陛下辨忠邪而誅賞之不然則蕭墻之禍起於肘腋而戎狄之寇觀釁旋至矣陛下如不以臣爲信願詔執事之臣召三事大夫而問之召羣黎百姓而問之召三軍而問之然後以其言上達皇太

后而審擇處焉天下幸甚聖旨劄與寧德宮內侍
梅執禮除吏部尚書蔣猷兵部尚書李彌大刑部尚書翟汝文翰林學士李回禮部侍郎孫傅給事中韓
駒中書舍人李皓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胡安國起居郎馬涓起居舍人曹輔監察御史胡直孺工部
尚書張慤戶部侍郎候邊事寧日赴闕
十二日監察御史余應求言臣聞重爵位則多事勸愼用人則朝廷尊蓋與之不重則下輕上爵易於用
人則去之必速此理之必然者近年朝廷此弊尤甚末流至於今未之能革陛下臨御甫二月爾凡用事
宰相執政列侍從者十餘人初不愼取故去之必速近日除用尤爲超躐有趣召未至而已屢遷者有未
著功効而先與峻職者有自閑廢徑爲侍從者有取其一言解褐爲師儒者有一日差除至二十餘人者
其人之賢愚能否固未暇論然視爵位亦太輕矣用人亦太易矣夫賢才之士有可不世用者如湯之伊
尹高宗之傅說不過一二人而已爲問當時之百事庶士皆然耶方今名器冗濫而未清仕進僥倖而未
抑誠宜大有剗革以新初政乃復輕易如此臣竊惜之願詔執事特加詳愼無備具官僚無超躐除授毋
狃私愛毋用非才使綸綍之下當人心而無煩言則朝廷清而多事勸矣取進止
監察御史余應求等言伏覩太上皇后先還京邑訪聞欲由宣德門入內禁中道途之言固未可信竊惟
太上皇帝謙虛退託以宗廟社稷禪授於陛下退居舊宮此帝堯之大德也太上皇后內助協謀之力居
多必能上體太上皇帝聖德決無此義萬一有之於禮爲未安臣等據禮婦人從夫自天子至庶人一也

太上皇帝既居龍德。則太上皇后無居禁中之理。願依前降詔奉迎居寧德。實與龍德事體相類。不至違悖。以明夫婦之義。以厚母子之恩。以正朝廷之典。不勝幸甚。取進止。

奉聖旨。宋伯友、吳德休、王球並不前去迎接肅王。如肅王不到。其逐人遠竄海島。

十四日詔曰。勑嗣歷服。適遇艱難。賴天之靈。敵人悔禍。永惟士夫之義。擐甲冑。冒矢石。扞禦勤王。卒用有就。朕甚嘉之。夫有功不賞。有罰不刑。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朕操威福之柄。馭賞罰之權。不愛高爵重賞。以待戰士。其令有司速第立功將士。以名來上。毋以愛憎爲高下。務在必當。庶幾賞不踰時。感礪思奮。協圖康功。今後非有軍功戰功及實有勞績人外。並無恩幸。非泛轉官賞賜。布告遠邇。使明知朕意。

錢盖除戶部侍郎。

自太宰徐處仁以下。以上卽位。推恩遷秩有差。